

萌芽

下

中文

809
18

芽 萌

下

著 拉 左
譯 明 倪

行 發 店 書 光 新

號二十二路平太林桂

行發店書光新

月四年四四九一

印承廠刷印光國

冊二印新紙重等上

元十六百一幣國價實

• 印龍准不 • 有辦機版 •

四點鐘時，月亮落山了，夜非常黑。杜納林家中一切都還是靜靜的；舊磚屋無言的，憂鬱的，門窗全已閉緊的，站在那保持得不好的茶園的盡頭，那茶園把它和珍，巴爾隔開，另一面向着荒涼的，引到萬達門的大路，那大村鎮，大約有三公里遠，藏在森林的後面。

杜納林，在勞累了一天之後，面對着牆在打盹，他在夢中聽到有人叫他。最後他醒了，的確聽到一個聲音，於是走出去打開窗子。他的一個隊長站在花園里。

「什麼事，哦？」他問。

「先生：一半工人不工作了，並且還在阻擋那些下去的人，」

他沒有怎麼明白，腦袋因為睡眠沉重的，昏迷的，但寒冷卻像一陣涼水噴到他的身上。

「那麼叫他們下去呀，上帝！」

「已經有一點鐘了，」隊長說，「於是我們想到頂好來找你。也許你能去勸告他們的。」

「很好，我就去。」

他趕忙把衣服穿好，他的腦筋現在清楚了，很焦灼。屋子可能還趣呀；廚婦和男僕都沒有醒。但從樓梯的那邊驚訝聲傳來了；當他出來時他看見兩個女兒的屋子的門開了，她們兩人都是穿著白色的睡衣，很快的走來。

「父親，什麼事？」

露茜，那大的一個，已是二十二了，一位又高又黑的女孩，帶着一副傲慢的神氣；珍妮，那年輕的，因為還沒到十九歲，還很小，有一頭黃金色的頭髮，並且還帶着一種惹人憐愛的文雅。

「沒有什麼嚴重的事，」他回答，來安定她們。「好像是有些搗亂的人在那下面製造騷擾了。我要去看看。」

但她們大叫道，若是他不吃東西溫暖一下，她們不會讓他走的。若是不吃點，他回來一定會病的，如同他以前常常是如此一樣。他掙扎着，尊重的說道他是太匆忙了。

「聽着！」珍妮，終於說道，爬在他的頸子上。「你一定得喝一小杯蜜酒，吃兩塊餅乾，否則你就像這樣抓住我，那麼您就要帶我一陣去了。」

他睜開了，聲音道餅乾會噎住他的。但她們卻都擎着一支蠟台先他而下去了。在樓下的餐室里她們匆忙的在服侍他，一人在倒甜酒，另一人就跑到食棚那里找餅乾。因為很年青就失去了母親，她們並不太好的撫養起來，被她們的父親縱容了，大的一個老是夢想到舞台上去唱歌，小的一個瘋狂于畫上，只有這，她表示出一種單純而勇敢的風格。但當她們必須節省時，在她們的事情中有了困難之後，這些特別浪漫的女孩就突然變成很理智的而變成很精明的經理，用一隻眼睛在校正賬單的星星錯誤。今天，以着她們的孩子似的和藝術家風度，她們管着錢，每一毫錢都很小心，和商人們爭論價格；總是修改她們的舊衣服，實在的，因此也就漸漸救濟家庭的逐漸下降的艱窘。

「吃，爸爸，」露茜父說。

然後，看到他那無言而憂鬱的樣子，她又驚慌了。

「那麼，很嚴重嗎，您這樣的看着我們？告訴我們，我們會和您在一起的，那午餐她們沒有我們也會舉行的。」

她在設想一個計劃在今天早晨的宴會。海倫坡夫人將要坐着她的車子前去，首先到格雷里家中，把卡茜帶着，然後再來叫她們，因此她們就能全到店裏在佛記午餐。這是經理夫人帶她們的。

這是一條機會看看工廠，開風爐和煤爐。

「我們一定留下的，」珍妮也聲言道，

但他生氣了。

「好念頭！告訴你們沒有什麼呀。還是好好的回到你們的床上去，和平常一樣，九點鐘起來穿衣服。」

他吻了她們，便匆忙的離開了。她們聽到他的靴子響聲漸漸的，在菜園里凍裂的土地上消失了。珍妮小心地把瓶塞放在酒瓶上，露茜也把餅乾收好。屋子有種餐室的冷靜的整潔，在那里桌子上沒有什麼好東西吃的。她們兩人趁着早晨下樓的便利，看看昨晚是不是有什麼沒有收好。一張拭痰布放在那兒，僕人一定要受責罵的。最後她們又上樓去了。

當他取道最近的路，橫過他的廚房，菜園的小道時，杜勃林想到他的創毒的財產，蒙時藤的這一股，他所投下的一百萬，還夢寐難到十倍，而今天卻遭受這強大的危險了。正當利益漸漸來了時，那真是一種不能解釋的遺憾；廣大的，不可見的修補費，開墾時的塌毀，然後又來了工業的危險。假若罷工在這兒也爆發了，他就會完了。他推開一扇小門：礦山建築物，在黑夜，藉着幾個還縮的微弱的星光照亮的那些深深的陰影，還可以看得出來。

巴爾並不加顧慮那樣重要，但在它完全重新裝設之後，如工程師們所說，也是個不錯的礦山。

了。他們並不滿足，因為只把豎坑擴大了一米幾平，只加深到七百八十米達，他們重新裝設過，用一架新機器，新吊籠，完全是新的材料，而全按着最近科學的進步方法裝置的；並且甚至在這些建築當中還看到點某種力求文雅的作風，牆屋上有些彫刻的小壁，尖塔上有一個鐘，收物室和機器房四周都有凸出的地方，有如文藝復興時代的教堂一樣。整間的煙突，螺旋形的，全是用紅黑的磚間相砌成的。抽水機放在另一個山崗上，那舊的蓋斯頓，瑪麗是完全爲着這種目的而保存的。珍·巴爾，在風坑的左右兩邊，只有兩條通道，一個爲着蒸汽的來往，一個爲着鐵道的設置。

早晨，還未到三點鐘，沙偉第一個來了，已經勸服了他的同志們，告訴他們也應當像蒙特蘇的礦工們一樣，要求每車增加五多。不久四百個工人，在喊叫和手舞足蹈的喧嘩聲中從礦屋到了收物室里。那些還想做工的人們站在那里，光着腳，臂下扶着鋤子或是鋤頭；同時別的人們，仍然穿着木鞋，因爲寒冷把大衣披在肩上，在豎坑口阻擋着；隊長們嘶啞的想恢復秩序，要求他們理智點，不要阻擋那些願意下去的人。

但沙偉憤怒的，當他看到喀薩琳穿着工服，藍帽子壓在她的頭上時。起身的時候，他粗暴地叫她留在床上，在這種不准工作的絕望中她仍是跟着他前去，因爲他從來沒有給過她錢；她當是供養自己和他兩人；若是她一點錢也得不到，那她將怎麼辦呢？她完全被惡魔征服了，害怕那馬琴頓的狡詐，那常常是沒有麵包和沒有宿所的女工們的結局。

「憑着上帝！」沙偉喊，「你這魔鬼跑到這兒來幹嗎？」

她吃吃地說道，她沒有錢去生活，她需要工作。

「那麼你來反對我了，淫婦？立刻給我回去，否則我要同你一陣回去，把木鞋踢進你的屁股的。」

她胆小地後退着，但沒有離開，決定在這兒看着事情到底會變得怎樣。杜納林從簡屋的樓梯那兒來了，他很快的看了一眼，看了那些在陰影中的長徒；他熟悉每一個面孔，看守人，腳夫，搬運者，女工，甚至那些推車的孩子們。在屋子中間，仍然新而乾淨的，被阻止的工作在等待着；機器里的蒸汽，在壓力下面，發出輕微的呼哨聲；鑪子不動的吊在綱索上，煤車，拋在路上，阻塞了金屬的地面。拿走的還不到八十盞燈；其餘的在這屋裏閃爍着。但無疑的，他的一句話就能令人滿足了，工作的整個生命即刻就會重新開始。

「喂，在鬧什麼呀，孩子們？」他高聲問。「你們生什麼氣呀？跟我談談，看看我們能否同意。」他常是慈父似的對待他的工人們，但同時也要求着艱苦的工作。代替了權威的，粗魯的態度，他想用天性的情感爆發來征服他們，並且他常常得到他們的愛戴的；工人們特別看重他的勇敢，時常和他們在煤屑里，只要有不幸的事威嚇着礦山時，他總第一個在危險中。有兩次，在爆炸氣爆發了之後，他都留在下面，當最勇敢的人把他抗上來，在他的膝下繫了一個繩子。

「現在，」他又開始了，「你們不是叫我後悔已經信任了你們吧。你們知道我已拒絕了警察保護。靜靜地說，我定然會聽你們的。」

全體都不說話，祖小的，漸漸從他旁邊走開，最後還是沙依說道：

「杜納林先生，我們不能再工作了；我們要求每輛車再加五參。」

他似乎驚訝了：

「什麼！五參！為什麼有這請求呢？我並不埋怨你們的支柱呀，我也不想像蒙特蘇統轄者們一樣，要對你們建立新稅率呀。」

「也許是的！但蒙特蘇的伙伴們是對的，全是一樣呀。他們不愛那稅率，他們要增加五參，因為在現在這種比率之下是不可能適當地工作的。我們應增加五參，是不是，你們其它的人？」

贊同的聲音起了，在粗魯的手勢中喧嘩又起了。漸漸地他們走近來，造成一個小圓圈。

杜納林的眼睛紅了，他的拳頭，這位喜歡強有力的政府的人的拳頭，握緊着，因為害怕有了那種要壓制住他們中間一人頸子的慾望。他願意討論這請求的根源。

「你們要增加五參，我同意那工作是值得如此的。只是我拿不出呀。假若我拿出了，那只是叫我破產而已。你們必須明白我一定得先能活著而讓你們活呀，我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了，一點價格的增加都會使我無法的。你們記得，二年以前，在上一次罷工時，我讓步了，那時候我還有能力呀。但現在

碼頭工資的增加不僅是一點香燭，因為這兩年全在掙扎呀。今天我甯願讓工作還能作下去，其實我還不知道下月從什麼地方拿錢給你們呢。」

沙德在這主人坦白的告訴了他的事情面前，大聲的笑了。別的人低了頭，固執的，不致信任的，羅子里裝不進這種思想，一個主人怎麼會不從他的工人們身上得到千萬萬呢。

然後杜納林堅持着，解開他和蒙特蘇之間的鬥爭，他們在爭着他，準備吞併他，假若，有一天，他真的到了艱窘的時候。這種野蠻的競爭逼迫他節省，自從珍·巴爾增加了出產的價值後，競爭就更兇了，這種不景氣的情形很難由那厚厚的煤層補償起來的。從上次罷工之後他永也不能再提高工資了，若不是必須模仿蒙特蘇，害怕看到他的工人離開了他。他以將來恐嚇他們；他們一定會得到好結果的，如果他們逼迫着他出賣，而跑到那可怖的統轄者們的權柄下！他不是坐在那遙遠的，不可知的神靈寶座上；他不是那些分利者中的一個。他們讓經理來剝削礦工，而礦工永遠看不見他們的；他是一個主人，他不僅是在冒險他的金錢，他還冒險他的機智，他的聲譽，他的生命，工作的停頓只是驚嚇着死亡，因為他沒有商處，他必須燒着錢草。此外，他的固定資本也不能睡眠。他如何能保持他的合同呢？誰來付那些雇朋友信託給他的款項的利息呢？這只是說破產呀。

「這就是我們的困境，我的好伙計們，」他繼續的說。「這就是我來告訴你們的。我們不要一個人剝削他的喉嚨呀，我們不要？假若我多給你們五錢，或者假若我讓你們罷工，那就好像我在剝

我的喉管一樣呀。」

他不說話了。吼聲在傳播。礦工中有一部份人似乎在猶豫了。有幾個人已經回到坑口去。

「至少，」一個隊長說，「讓每人自由呀。那些人願意工作！」

喀薩琪第一個走出來。但沙德猛烈地把她推回去了。喊道：

「我們已全體同意了；只有那些血脈的棍徒才離開他們的伙伴呢。」

這以後，和解似乎是不可能了。喊聲又起了，工人們從豎坑那裏被擠開，害怕在牆那裏給人壓斃了。有一時，經理在絕望中，還想單獨掙扎，想用暴力征服人羣；但這只是無用的瘋狂，於是他退却了。他喘息的，在收物室的椅子上休息了幾分鐘，完全陷在無極的思想中，他腦中什麼也想不到。最後他漸漸安靜了，叫管理者把沙德帶來；然後，當後者同意談判時，他叫別人全走開。

「離開我們。」

杜納林是想看看這傢伙到底在追求什麼。在談話初幾句話他覺著毫無效果，完全被情感的妒嫉吞食了。然後他用諛媚的方法攻擊他，故表驚奇的說道，像他這樣有功勞的人就如此把他的前途斷送了。那好像是他老早就看到他的很快的進展了；最後他坦白地告訴他這幾天就把他升為隊長。沙德沉默的聽着，拳頭起初是握緊，但漸漸就鬆下了。他的腦子在想：假若他堅持罷工，他不會比埃弟勒的地位再高的，同時又有了一個野心，那想爬入工頭階級野心。驕傲的火焰升到他的臉上，並且沉靜

了他。此外，他從早晨所期待的罷工隊也沒有來；一定有什麼在阻撓他們了，也許是警察；這是遲誤的時候了。但他還是搖搖頭；他懷矛盾的人一樣，忿怒地捶着他的胸口。然後，並沒有對他的主人在集會里他所允許於蒙特蘇工人們的，他答應去安靜他的伙伴們，去勸他們下去。

杜納林沒有出面，隊長們也站在旁邊。一點鐘來他們聽到沙偉站在收物室的一輛煤車上，在演說，在商討。有些工人嘲笑他；有一百二十個人氣忿的跑開了，堅持着他使得他們採取的決定。時間差不多已經過了七點了。太陽輝煌地升起；這是寒冷中的一個好天氣；立刻運動又開始了，被壓制的工作又在進行。第一，機器的曲柄跳躍了，輪子上的鋼索搖來又捲去。然後，在信號的喧囂聲中，下降開始了。籠子裝滿了，沉下去，又升上來，豎坑吞食着它的口糧，車夫，女工和看守人；同時在金屬的地面上，搬運者已經在轟轟的推着煤車了。

「呵，上帝！你這鬼站在那里做什麼？」沙偉對喀薩琳喊，她在等她的輪次。「你能就下去而不懶惰嗎？」

九點鐘時，海倫坡夫人和卡茜乘著她的馬車來了，她發現露茜和珍妮已經準備好了。很嬌雅的，雖然她們已經是第二十次修改她們的衣服了。但杜納林驚奇的看到賴格蘭騎著馬伴隨馬車。什麼！這男人也在宴會中嗎？然後海倫坡夫人母愛似的解釋道，他們恐嚇她，說路上充滿著罪惡的面孔，因此她願意帶個保鏢的。賴格蘭笑了，鎮定她們，沒有什麼焦灼的，爭吵的人還是一樣在恐嚇，但沒了。

人敢用石子擲這窩格的。仍然因為成功而喜歡，杜納林鼓說珍·巴爾被制止的叛亂。他說現在他很安心了。在萬達門路上，當年青的貴婦們上馬車時，全都祝福着好的天氣，忘記了鄉村那邊長長的憂鬱的前進的人們，雖然假若她們把耳朵貼在地上，也可以聽到這種聲音的。

「喂！這算說好了，」海倫坡夫人又說。「今天晚上您要請年青的貴婦們和我們在一塊吃飯。格雷哥里夫人也說要來看看卡茜。」

「您可以信任我呀，」杜納林回答。

馬車向萬達門進發了，珍妮和露茜又彎下身來對她們的父親笑了一次，他站在路旁邊；同時賴格爾也就跟着這飛滾的車輪後面走了。

她們橫過了森林，取道從萬達門到馬琴頓的路上。當她們靠近達大里時，珍妮問海倫坡夫人她聽不曉得可梯·外梯，後者雖然在這鄉村里住了五年，說道她從沒到過那邊的。然後她們拐了一個灣。達大里，在森林的邊郊，是塊未開墾的荒地，屬於火山的地層，下面的煤礦已經燃燒了好些年代了。它的歷史在傳說中消失了。本地的礦工們說，這火是從上天降到樓多門，這大地的心臟的，因為有許多女工在下面作惡，因此她們甚至還沒有時間跑到上面，直到現在還在那地獄里燒着的。灰化的石塊，暗紅色的，蒙上一層明礬，像是有癲瘋病似的。裂開的邊緣上，硫磺像染黃花長在那里。中間，那些有胆量的人往洞裏看看，懸言道他們看到那里的火焰，罪惡的靈魂在里面的火爐中磨門。

游浮的亮光在地上移動，還有熱氣，那從魔鬼的屎尿和污穢的廚房中發出的，經常在冒煙。彷彿是火不完の春天中一件奇蹟似的，在被咀咒的達大里荒原中間，可梯·外梯現出了，那兒草木還是綠的，樹葉也從不凋零，一年中可收穫三次。它是天生的暖屋，下面深的地層的火溫暖了它了。那兒，雪從沒落過。廣大的綠的花球，在沒有葉子的森林樹木旁邊，十二月天里開着花，寒冷甚至都不能凋殘它的邊緣的。

不久馬車就馳騁在原野上了。賴格爾取笑這傳說，解釋道因為煤灰的不斷煽動，火常常在礦山底層發現的；假若不設法制止它會永久燃燒的，他舉出一個比利時的礦山，那後來因為河水的改道，衝進礦山里而泛濫了。但他驕地沉默了。因為最近幾分鐘常常有羣礦工從這里走過，他們沉默的走着，那奢華的車子追着他們站在旁邊，斜視着它。馬被迫着放慢了腳步，駛過斯卡浦的小橋。那麼，要出什麼事呢，這些人都在路上？年青的貴婦們開始驚慌了，賴格爾也開始哭到這激動的小村里有點紛擾的氣味；當她們終於到達馬琴頓時，她們全放心了。這些煤爐的壁壘，風爐的煙突，在那似乎想消滅它們的太陽光底下，吐出黑煙，把永也不完的煤灰播散到空中。

在珍·巴爾，喀薩琳已經工作了一點鐘了，把煤車一直推到驛站那兒；她完全浸在汗液的冰冷中，因此她停了一會在拭她的臉孔。

煤層的底部，他和他的伙伴在那里敲打煤層，沙偉驚奇了，當他不再聽到車輪的隆隆聲時。燈燭燒得很壞，煤灰使它不可能再看見了。

「上面怎麼了？」他叫。

當她回答道她一定要被溶化了，並且她的心也快停止了時，他憤怒地回答道：

「像我們一樣呀，笨豬！把你的襯衣脫掉。」

他們在離戴南利煤層的北方第一道走廊有八百八十米遠的地方，離礦口有三公里，當他們談到礦山的這一部分時，這地方把礦工們就變成蒼白的了，並且降低他們的聲音，彷彿是談到地獄一般；並且常常是他們激怒的終點，像那些不願談到火熱的爐灶人們一樣。因為廊道又向北邊沉下去了，所以他們已靠近了達大里，竄入那灰化了上面石塊的內部火焰。他們所在的的那點的煤層的平均溫度有四十五度。他們就在那被咀咒的地方，在火焰中間，那兒平原上過路的人，都能看到那裂縫里噴出硫磺和有毒的氣體。

喀薩琳：她已經脫下了外衣，遲疑了一會，又把襯子脫了；帶着赤裸的臂膀和大腿，她的內衣像個男工似的用根繩子裹在屁股上，她又開始推了。

「不論如何，這好一點呀，」她高聲的喊。

在窒息的熱氣中她仍然有種模糊的恐懼。五天前，他們一到這兒來工作時，她就想到是時聽來個故事，想到往日的女工們在達大里下面燃燒，當作一種懲罰。因為她們沒人敢事證一過的事情。無疑的，她現在已經太老了還來相信這些愚蠢的故事；但仍然的，假若她突然看到從牆壁里跳出一個小孩，像火爐一樣的紅，帶着兩顆像火爐似的眼晴，那她怎麼辦呢？這種思想使她流了更多的汗。

在驛站處，離這煤層有八十米遠，另一個女工接著這煤車再向前推八十米遠，推到峭壁上面